

中国古代 传世极品

《型世言》不兢叹南
风，徒抒捧日功。坚心
减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令
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
空。九疑遗二女，双袖
湿啼红。大凡忠臣难
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
重，一时激烈，也使魂
死如归，一想到举家戏
辱，女哭儿啼……

广来整理

下
型世言

XING SHI YAN
[明] 陆人龙 / 编



中国古代传世极品

型世言(下)

〔明〕

陆人龙

编

广来

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 立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传世极品》

广 来 整 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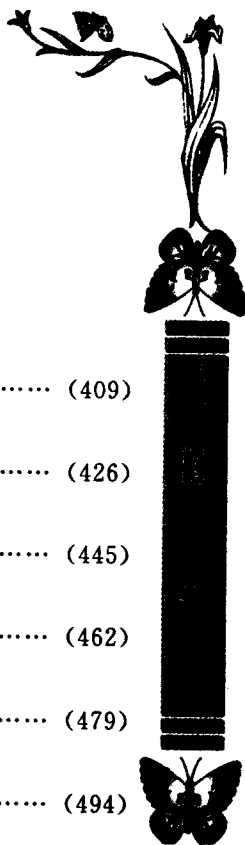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	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	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52
字 数	2800 千字
版 次	2000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(套)
书 号	ISBN7—204—04634—X/I·836
定 价	596 元 (全 20 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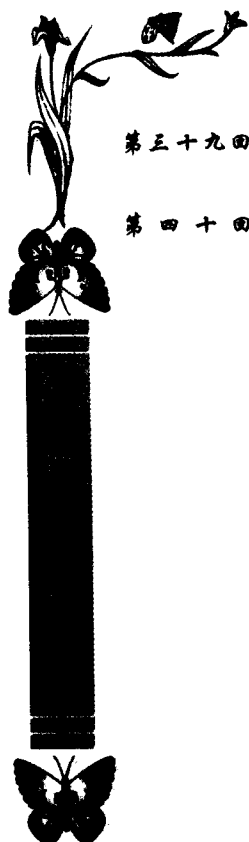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- 第二十八回 痴郎被困名缰
恶髡竟投利网..... (409)
- 第二十九回 妙智淫色杀身
徐行贪财受报..... (426)
- 第三十回 张继良巧窃篆
曾司训计完璧..... (445)
- 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
薄幸夫空有千金..... (462)
- 第三十二回 三猜空作寄邮
一鼎终归故主..... (479)
- 第三十三回 八两银杀二命
一声雷诛七凶..... (494)
- 第三十四回 奇颠清俗累
仙术动朝廷..... (508)
- 第三十五回 前世怨徐文伏罪
两生冤无垢复仇..... (522)
- 第三十六回 勘血指太守矜音
赚金冠杜生雪屈..... (538)
- 第三十七回 西安府夫别妻
邵阳县男化女..... (553)
- 第三十八回 妖狐巧合良缘





第三十九回

第四十回

蒋郎终偕伉俪…………… (568)

蚌珠巧乞护身符

妖蛟竟死诛邪檄…………… (584)

陈御史错认仙姑

张真人立辨猴诈…………… (597)

小 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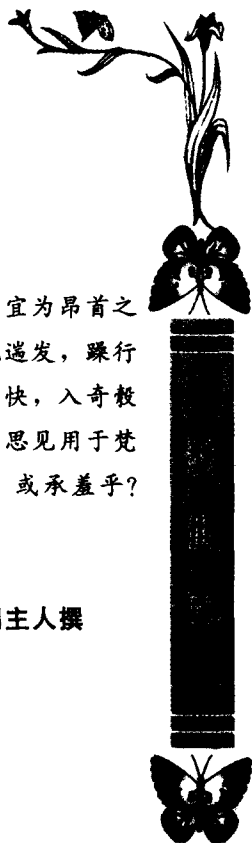
穷达会有时，英雄岂无泪？骖騄骥而服輶，宜为昂首之鸣，息鲲鹏于水涯，终见凌风之举。时习兮行见逸发，躁行者浸成蹶趺。何事蝇营，遽从狗窦，履危机而自快，入奇轂而不知。笔墨无灵，漫乞灵于钟磬；文章无用，思见用于梵吟。不倚人而倚天，良可丑也；不信己而信鬼，或承羞乎？且成笔底之花，笑破傍人之口。

翠娛閣主人撰

第二十八回

痴郎被困名疆
惡斃竟投利网

壯夫志匡濟，蠹簡為津梁。





朝耕研田云，暮撷艺圃芳。
志不落安饱，患岂在榆枋。
材借折弥老，骨以磷逾强。
宁逐轻薄儿，肯踵铜臭郎。
七幅谿育者，三策惊明王。
杏园舒壮游，兰省含清香。
居令愆缪格，出俾凋瘵康。
斯不愧读书，良无惭垂黄。
穷达应有数，富贵真所忘。
毋为贪心炽，竟入奸人彊。

右（上）五言排律

男儿生墮地，自必有所建立，何必一顶纱帽？但只三考道是奴才官，例临道是铜臭。这些人供了一块九折五分钱重债出门，又堂尊处三日送礼，五日送礼，一念要促本钱，思量银子，便没作为。贡举又道日暮途穷，岁贡捱出学门原也老迈。恩选孝廉岂无异才？却荐剡十之一，弹章十处八，削尽英雄之气。独是发甲，可以直行其志，尽展其才，便是招人妒嫉，也还经得几遭跌磕，进士断要做的。虽是这样说，也要尽其己，把自己学问到识老才雄，悟深学富，气又足，笔又锐，是个百发百中人物。却又随流平进，听天之义，自有机缘。如张文忠，五十四中进士，遭际世庙，六年拜相，做许多事业，何妨晚达？就是嘉兴有个张巽解元，文字纍纍，房官正袋在袖中，要与众人发一番笑话，不期代巡见了讨去，看做个奇卷，竟作榜首，是得力在误中。后来有



一起大盗，拿银三千，央他说分上，在宾馆中遇一吏部，是本府亲家。吏部谭文，将解元文字极其指摘唾骂，骂了请教姓名，他正是解元，自觉惭愧，竟一肩为他说了这分上，是又得力在误中。人都道可以幸胜。又见这些膏粱子弟，铜臭大老得中，道可以财势求，只看崔铎等到手成空。还有几个买了关节，自己没科举，有科举又病，进不得场，转卖与人，买得关节，被人盗去，干赔钱；买关节被中间作事人换去，自己中不着，还有事露。至于破家丧身，被哄银子被抢，都是一点躁心，落了陷阱。又有一个也不是买关节，只为一念名心未净，被人撺掇，不惟钱财被诬，抑且身家几覆。

话说湖州有个秀才姓张，弱冠进了学，家里田连阡陌，广有金银，呼奴使婢，极其富足。娶妻沈氏，也极有姿色，最妙是个不妒，房里也安得两个有四五分姿色丫头，一个叫做兰馨，一个叫做竹翠；还有两个小厮，一个叫做绿绮，一个叫做龙纹，服侍他。有时读书，却是：

柔绿侵穿散晚阴，牙签满案独披寻。

飞花落研参朱色，竹响萧萧和短吟。

倦时花径闲步：

苔色半侵屐，花稍欲碍人。

阿谁破幽寂，娇鸟正鸣春。





客来时一室笑谈：

对酒恰花开，诗联巧韵来。

玄詮随尘落，济济集英才。

也是个平地神仙，岂是寒酸措大？

一日，只见其妻对着他道：“清庵王师父说，南乡有个道睿和尚，晓得人功名迟早，官职大小，附近乡官，举监都去拜在门下，你也去问一问。”张秀才道：“怎么这师姑与这和尚熟？我停日去看他。”恰好一个朋友也来相拉，他便去见他。不知这和尚是个大光棍，原是南京人，假称李卓吾第三个徒弟，人极生得齐整，心极玲珑，口极快利，常把些玄言、悟语打动乡绅；书、画、诗、词打动文士，把些大言、利嘴，诳惑男妇。还有个秘法，是奉承结识尼姑。尼姑是寻老鼠的猫儿，没一处不钻到，无论贫家、富户、宦门，借抄化为名，引了个头，便时常去闯。口似蜜，骨如绵，先奉承得人喜欢，却又说些因果，打动人家，替和尚游扬赞诵。这些妇女最听哄，那个不背地里拿出钱，还又撙掇丈夫护法施舍。但他得了这诀，极其兴了；还又因这些妖娆来拜师的、念佛的，引动了色火，便得两个行童徒孙，终不济事，只得重贿尼姑，叫她做脚勾搭有那一干。或是寡妇，独守空房，难熬清冷，或是妾媵，丈夫宠多，或是商贾之妇，或是孝夫之妻，平日不曾满足她的欲心，形之怨叹，便为奸尼乘机得人。还有喜淫的借此解淫，苦贫的望她济贫，都道不常近妇人面，毕竟有本领，毕竟肯奉承，毕竟不敢向人说，有这几



件好，都肯偷他。只这贼秃见援引来得多，不免拣精拣肥。欲心炽，不免不存形迹。那同寺的徒弟、徒孙，不免思量踹浑水，捉头儿，每每败露，每每移寮，全无定名。这翻来湖州，叫做道睿，号颖如，投了个乡绅作护法，在那村里谈经说法。

这王师姑拜在他门下，因常在张家打月米，顺口替他荐扬，又有这朋友叫做钟暗然，来寻他同去。好一个精舍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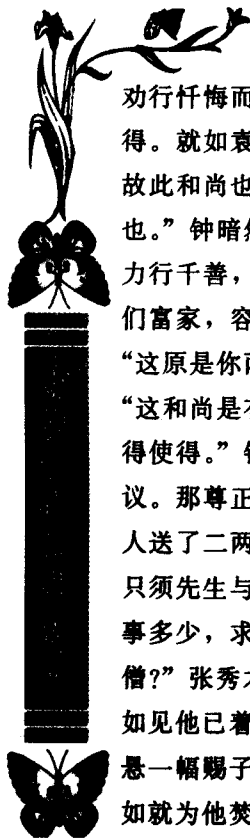
径满松杉日影微，数声清梵越林飞。
花烹梭水禅情隽，菜煮钻蒿道味肥。
天女散花来艳质，山童面壁发新机。
一堂寂寂闲钟磬，境地清幽似者稀。

先见了知客，留了茶，后见颖如，看他外貌极是老成稳重：

满月素涵色相，悬河小试机锋。
凜凜泰山乔岳，允为一世禅宗。

叙了些闲文。张秀才道：“闻得老师知人休咎、功名早晚，特来请教。”颖如道：“二位高明，这休咎功名只在自身，小僧不过略为点拨耳。这也是贵乡袁了凡老先生已事。这老先生曾遇一孔星士。道他命中无子，且止一岁贡，历官知县。后边遇哲禅师指点。叫他力行善事，他为忏悔，后此老连举子，发甲，官至主政。故此小僧道在二位，小僧不过





劝行忏悔而已。就是这善行，贫者行心，富者行事，都可行得。就如袁了凡先生宝坻减粮一事，作了万善，可以准得，故此和尚也尝尝劝行，尝尝有验。初不要养供小僧，作善行也。”钟暗然道：“张兄，你尚无子，不若央颖老师起一愿，力行千善，祈得一子，这只在一年之间就见晓报的，况且你们富家，容易行善。”张秀才道：“待回家计议。”钟暗然道：“这原是你两个做的事，该两个计议。”两个别了，一路说：“这和尚是有光景的，我自积我的阴德，他不骗我一毫，使得使得。”钟暗然道：“也要你们应手。”果然张秀才回去计议。那尊正先听了王师姑言语，只有撙掇，如何有拦阻？着人送了二两银子、两石米，自过去求他起愿，颖如道：“这只须先生与尊正在家斋戒七日，写一疏头，上边道愿力行善事多少，求一聪明智慧、寿命延长之子，就是了，何必老僧？”张秀才道：“学生不晓这科仪，一定要老师亲临。”颖如见他已着魔了，就应承他，到他家中，只见三间楼上，中悬一幅赐子白衣观音像，极其清雅。他尊正也过来相见。颖如就为他焚符起缘，烧了两个疏头，只是这和尚在楼上，看了张秀才尊正，与这两个丫头，甚是动火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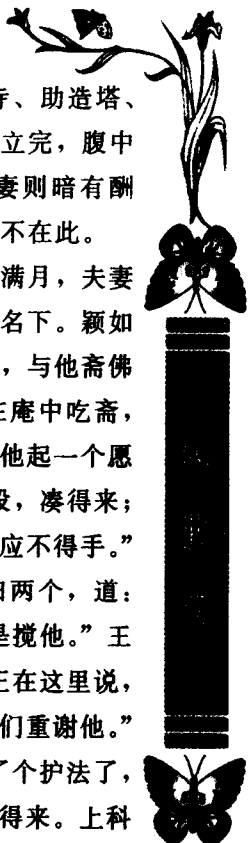
吩咐一群莺燕，袅袅教枝花颤。

司空见惯犹闲，搅得山僧魂断。

这边夫妻两个，也应好日起愿，那边和尚自寻徒弟泄火。似此张秀才夫妻遂立了一个行善簿，上边逐日写去，今日饶某人租几斗，今日让某人利几钱，修某处桥，助银几

钱，砌某处路，助银几钱，塑佛、造经、助修寺、助造塔、放鱼虾、赎龟鳖。不上半年，用去百金，一千善立完，腹中已发芽了，便请他完愿。张秀才明有酬谢，其妻则暗有酬谢。自此之后，常常和尚得他些儿，只是和尚志不在此。

不期立愿将半年，已是生下一个儿子，生得满月，夫妻两个带了到精舍里，要颖如取名，寄在观音菩萨名下。颖如与他取名观光，送了几件出乡的小僧衣、小僧帽，与他斋佛看经，左右都出豁在张秀才身上。夫妻两人都在庵中吃斋，王师姑来陪，回家说劝，劝行善有应，不若再寻他起一个愿求功名。张秀才道：“若说养儿子，我原有些手段，凑得来；若说中举，中进士，怕本领便生疏，笔底生滞，应不得手。”其妻道：“做看。”巧是王师姑来，见他了夫妇两个，道：“耆老爷怠慢相公、大娘。”沈氏道：“出家人甚是搅他。”王尼道：“前日不辛苦么？”沈氏道：“有甚辛苦？正在这里说，要耆师父一发为我们相公立愿，保佑他中举，我们重谢他。”王尼道：“保佑率性，保个状元，中了状元，添了个护法了，还要谢，只是要奶奶看取见尼姑，这事实搭搭做得来。上科县里周举人，还有张状元、李状元，都是他保的。我们出家人怎肯打诳语？我就去替相公说，只是北寺一尊千手千眼观音要装，溪南静舍一部《法华经》缺两卷，我庵里伽蓝不曾贴金，少一副供佛铜香炉，这要相公亲娘发心发心，先开这行善簿子起。”沈氏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吃了些斋，就起身来见颖如。一个问讯道：“佛爷，好造化，前日立愿求子的张相公，又要求个状元，要你立愿，他求个儿子，起发他布施酬谢，也得二三十两，这个愿心，怕不得他五七十金。”





颖如道：“我这里少的哪里是银子？”王尼道：“是，是，是少个和尚娘。”颖如道：“就是个状元，可以求得的？”王尼道：“要你的，求不来要你赔，把几件大施舍难他，一时完不来的，便好把善行不完推，这科不停当，再求那科，越好牵长去，只是架子要搭大些。”颖如道：“不是搭架子，实是要他打扫一所净室，只许童男女往来，恨我没工夫，我也得在他家同拜祷三七日，才好。”王尼道：“你没工夫我来替。”颖如道：“怕你身子洁不洁净。”王尼道：“你倒身子净么？有些符咒文疏，这断要你去的，只是多谢你些罢了。”他两个原有勾搭，也不必定要在这日，也不必说他。去回复道：“去说满口应随，道要礼拜三七日，怕他没工夫，我道张相公怎么待你？便费这二十日工夫，张相公料不负你。”

张秀才夫妇欣然打扫三间小厅，侧首三间雪洞，左道铺设一张凉床、罗帐、净几、古炉、蒲团等项，右首也是床帐。张秀才自坐。择了日，着人送了些米、银子，下一请书，去请他来。厅内中间摆设三世佛、玉皇各位神祇，买了些黄纸，写了些意旨，道：“愿行万善，祈求得中状元。”只见颖如道：“我见道家上表，毕竟有个官衔，甚么上清三洞仙卿，上相九天采访使，如今你表章上，也须署一个衔好。”张秀才道：“甚么官衔？填个某府某县儒学生员吧。”颖如道：“玉帝面前表章，是用本色了，但这表要直符使者传递，要进天门，送至丘、吴、张、葛各天师，转进玉帝，秀才的势怎行得动？须要借一个大官衔签署封条牒文，方行得去。”张秀才道：“无官而以为官，其负天子！”颖如道：“如今俗例有借官勘合，还有私书用官封打击，图得上官前，想也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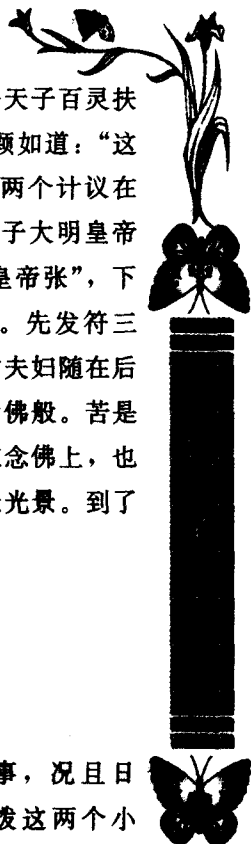


妨。”张秀才道：“这等借甚么官？”颖如道：“圣天子百灵扶助，率性借个皇帝。”张秀才道：“这怎使得？”颖如道：“这不过一时权宜上得，你知我知，哄神道而已。”两个计议在表匣上定写一个道：“代天理物抚世长民中原天子大明皇帝张某谨封。”下用一个图书，牒上写道：“大明皇帝张”，下边一个花押，都是张秀才亲笔，放在颖如房中。先发符三日，然后斋天进表，每日颖如作个佛头，张秀才夫妇随在后边念佛，做晚功课，王尼也常走来，哄得他是活佛般。苦是走时，张秀才随着，丢些眼色，那沈氏一心只在念佛上，也不看他，夜间沈氏自在房中宿，有个相见不相亲光景。到了焚表，焚之时，颖如都将来换过了。

甚笑痴儒浪乞恩，暗中网罟落奸髡。

茫茫天远无从问，尺素何缘达帝闾。

鬼混了几日，他已拿住了把柄，也不怕事，况且日日这些耍童艳婢，引得眼中火发，时常去撩拨这两个小厮。每日龙纹、绿倚去服侍他。一日，他故意把被丢在床下，绿绮钻进去拾时，被他按住，急率走不起，叫时，适值张秀才在里边料理家事，没人在，被他弄一个像意。一个龙纹小些，他哄他作福开档，急得他哭时，他道：“你一哭，家主知道，毕竟功德做不完，家主做不得状元，你也做不成大管家。”破了阵，便日日戏了脸，替这两个小厮缠，倒每日张秀才夫妇两个斋戒，他却日日风流。就是兰馨、竹翠，沈氏也常使他送茶送点心与他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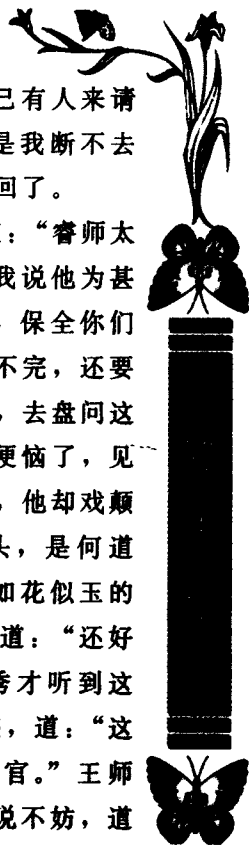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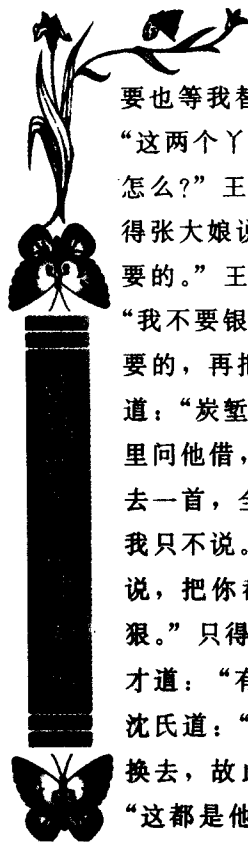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便对着笑吟吟：“亲娘，替小僧作一个福儿。”两个还不解说。后来兰馨去送茶，他做接茶，把兰馨捏上一把，兰馨放下碗，飞跑，对沈氏道：“颖如不老实。”沈氏道：“他是有德行和尚，怎干这事？你不要枉口拨舌。”兰馨也便不肯到他房里，常推竹翠去。一会竹翠去，他见无人，正在那边念经，见了竹翠，笑嘻嘻赶来，一把抱定。那竹翠倒也正经，道：“这甚模样，我家里把你佛般样待，怎么思量做这样事？”颖如笑道：“佛也是做这样事生出来的，姐姐使做这好事。”竹翠道：“你这贼秃无礼。”劈头两个悖暴。颖如道：“打，凭你打，要是要的。”涎着脸儿，把身子送，手儿去摸。不料那竹翠发起性来，乘他个不备，一掀，把颖如掀在半边，跑出房门；“千贼秃，万贼秃，对家主说，叫你性命活不成。”颖如道：“我活不成，你一家性命真在荷包里。”竹翠竟赶去告诉沈氏。颖如道：“不妙，倘或张秀才知机将我打一顿，搜了这张纸，我却没把柄。”他就只一溜走了。竹翠去说，沈氏道：“他是致诚人，别无此意，这你差会意，不要怪他。”只听得管门的道：“睿师太去了。”张秀才夫妇道：“难道有这样事？一定这丫头冲撞，且央王师姑接他来，终这局。”不知他先已见王师姑了。王尼道：“佛爷，张家事还不完，怎回来了？”颖如道：“可恶张家，日久渐渐怠慢我，如今状元是做不成了，他如今要保全身家，借我一千银子造殿。”王尼道：“一千银子好一桩钱财，他怎么拿得出？”颖如道：“你只去对他说，他写的表与牒都在我身边，不曾烧，叫他想一想利害。”王尼

道：“这是甚话？叫我怎么开口？”只见张家已有人来请王尼了。王尼便邀颖如同去。颖如道：“去是我断不去的，叫他早来求我，还是好事。”颖如自一迳回了。

这王尼只得随着人来，先见沈氏。沈氏道：“睿师太在这里怎经事不完去了？”王尼道：“正是，我说他为甚么就回，他倒说些闲话，说要借一千两银子，保全你们全家性命。”沈氏道：“这又好笑，前日经事不完，还要保谁甚的？”此时，张秀才平日也见他些风色，去盘问这两个小厮，都说他平日有些不老成。张秀才便恼了，见了王尼道：“天下有这等贼秃，我一柱正经事，他却戏颠颠的，全没些至诚，括我小厮，要拐我丫头，是何道理？”王尼道：“极好的呢，坐在寺里，任你如花似玉的小姐、奶奶，拜他问他，眼梢也不抬。”沈氏道：“还好笑说要我一千银子，保全我一家性命。”张秀才听到这句，有些吃惊，还道是文牒都已烧去，没踪迹，道：“这秃驴这等可恶，停会着人捉来打上一顿，送官。”王师姑道：“我也道这借银事开不得口。他道：‘你说不妨，道相公亲笔的表章文牒都不曾烧，都在他那里，叫相公想一想利害。’”张秀才道：“胡说，文牒我亲眼看烧的，你对他说，莫说一千，一钱也没得与他，还叫他快快离这所在。”沈氏道：“这样贪财好色的和尚，只不理他罢了，不必动气。”王师姑自回了，到庵里去回复。怨畅颖知道：“好一家主顾，怎去打断了？张相公说你不老实，戏弄他小厮、丫鬟。”颖如道：“这是真的。”王尼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只好在寺里做的，怎走到人家也是这样？就





要也等我替你道达一道达才好，怎么生做？”颖发笑道：“这两个丫头究竟也还要属我，我特特起这衅儿，你说的怎么？”王尼道：“我去时张相公大恼，要与你合嘴，亏得张大娘说罢了。”颖如笑道：“他罢我不罢，一千是决要的。”王尼道：“佛爷，你要这银子做甚？”颖如道：“我不要银子，在这里作甚和尚？如今便让他些，八百断要的，再把那两个丫鬟送我，我就在这里还俗。”王尼道：“炭塹八百、九百，借银子这样狠。”颖如道：“我哪里问他借，是他要送我的买命钱。他若再做一做腔，我去一首，全家都死。”王尼道：“甚么大罪？到这田地，我只不说。”颖如道：“你去说，我把你加一头除，若不说，把你都扯在里边。”王尼道：“说道和尚狠，真个狠。”只得又到张家来，把颖如话细细告诉。沈氏对张秀才道：“有甚把柄在他手里么？”张秀才又把前事一说，沈氏道：“皇帝可借得的？就烧时也该亲手烧，想是被他换去，故此他大胆，你欠主意，欠老成。”张秀才道：“这都是他主谋。”沈氏道：“须是你亲笔，这怎么处？”张秀才道：“岂有我秀才反怕和尚之理？他是妖僧，哄我何妨。”嘴里假强，心中也突突的跳。那王尼听了“头除”这句话，便扯着沈氏打合，道：“大娘，这和尚极是了得的，他有这些乡官帮护，料不输与相公。一动不如一静，大娘劝一劝，多少撒花些，只当布施吧。常言道：‘做鬼要羹饭吃。’”沈氏道：“他要上这许多，叫我怎做主？况这时春二三月，只要放出去，如何有银子收来与他？”王尼道：“我不晓得不是这天杀的，绝好一个好人，